

西画之形求水墨之境

——海南青年书画家吴楚宴的油画哲思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本刊特约撰稿 周梦旋

日前,海南青年书画家吴楚宴“我行于野”主题画展在广州二沙岛国彩艺术馆开幕,来自广州美术学院、中山大学、海南大学等高校学者教授博士20余人与艺术爱好者、收藏家400余人到场,吴楚宴风格独特的绘画作品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开幕式上吴楚宴介绍:“这些作品是我多年来思考宇宙苍生、人与自然,思考人生的意义等问题的结果。”简朴的画面,清晰可见的笔触,似乎由千万条线有序组成,富有插画的味道,又酷似中国水墨中笔的勾染。这正是吴楚宴油画作品中透露出的诗意气息和哲思。



《桃源望断》(油画) 吴楚宴

自我蜕变与突破

1977年8月,吴楚宴出生于海南乐东黄流。聪明而富有灵性的他自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他不像同龄人那样按部就班地升学,而是早早地步入社会,在社会这所大学中通过自学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路子。也许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吴楚宴何尝不是幸运的,他不用受教学大纲条条框框的约束,使得他更能自由地学自己之所好,行自己之所想。

作为一名自由书画家,吴楚宴杂学于多师。2002年至2003年4月间,共创作了12幅代表油画作品《家族百年》系列。2003年至2004年10月,吴楚宴接着完成118幅的《安徒生童话作品集》插图。艺术评论家杨琼认为他的早期作品,“思想上倾向于塞尚、德拉克洛瓦,尤其是受他最尊崇的老师 and 铁龙的影响。从他早期的静物作品中可以看到,塞尚风格的立体、厚重、坚实等特征曾经深深地烙在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色块里头。”

到了2009年,吴楚宴的作品中开始有了自己明显的风格,不再拘泥于技巧,而是注重到自己的内心和艺术作品的精神中去了。一度贪慕他乡而吻别故土的吴楚宴在他的画里描绘出各种不同的海:一湾碧绿的静海,几重拍石裂岸的海浪,远帆点缀下海的澄明,蓝绿之间的果冻般海色……他说,“在



《天方夜谭》(油画) 吴楚宴



《碧海泓清》(油画) 吴楚宴

所谓的前卫艺术愈演愈热的同时,我却越来越向往自己的家乡。我希望回去描绘它那宁静而庄穆的

基调。”

海南学者郑小枚如此解读吴楚宴的作品《南海》:“它摒弃了历来关于海的大片蔚蓝,画面的主位不是南海之海,而是一艘褚红色的船体,船头在潮流中昂起,之上是粉橙色的天空,之下的深褐色的海水,在船与天之间是白色的多桅帆。由是,在一派从橙过渡到褐的色彩中,鳞片般的白帆在猎猎海风中的奋进就显得格外凌厉,这种喷薄的力量让人仿佛看到海南人千年来的耕海渔作,看到海南渔民世家代代传抄的著名的《更路簿》,看到逆光中渔民驾船出海的古铜色剪影,……久远的南海历史与身边的海南记忆由此喷薄而出。”

2013年,绘画主题多变的吴楚宴创作的水墨作品《龙系列》和《羊系列》,引人注目。而这些作品让他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我行于野”的思考

吴楚宴“我行于野”主题画展上的这批作品是他在艺术世界磨砺30多年的阶段性艺术成果,共展出作品99幅,其中,油画78幅、“龙”系列水墨5幅、钢笔插画16幅,小品及书法作品一批,展出到3月18日。画面或是整体缥缈空落、苍茫古寂,看似单薄却又丰富厚实;或是重色塑造写意山石树木,笔力苍劲浑厚。那些省略掉的色彩渲染,那些被林子遮蔽的山体,那些若隐若现的人间烟火,《我行于野》系列油画风景作品显然已经不是画家们曾经熟悉的以逼真为审美目标、力图给人以真切感觉的传统油画路数了,而是以形似为审美的目标,追求给人以无穷的联想,既表达出吴楚宴创作自由的肆意,又体现出人格的不羁与豪迈,更像是在用中国古典山水画的笔法当成油画语言。

3月12日,吴楚宴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很多年前就开始做减法了,你看我现在的画面,连人都没有……”吴楚宴以轻松的语调说。《我行于野》展出的作品中多以山为主体,不仅“连人都没有”,而且几乎找不到与人相关的痕迹。令观者情不自禁地惊呼,这批作品让“人”在目视中回避,却又能在其他感官中找到“人”在宏大叙事中存在着蛛丝马迹的巧妙。

吴楚宴坦言自己对于神秘画面的营造有着向往,“艺术的形式很多,但我乐意提倡以‘优美’取胜的艺术形式。更倾向神秘的画面意境,就是一类以优化暴力场景所获取的画面意境。”他在用画笔去独自体验和思考世界,倾耳聆听大自然轻声的低语,于是隐去了人对自然的干涉,就像他在自然中的自在遨游一样,也在作品中还大地一片清明,让山峰在苍茫古朴中自由地傲然挺立。如《任生长》《几度晨光》《抟扶摇而上》《山形依旧》《俯视一气》,不断拔高然后让其俯视,呈现出山形、山貌的独有气韵。而这,正是吴楚宴将油画风景画置于中国哲学范围中思考的结果。

《吴楚宴日记》:

一个画家的成长史

作为一位以写字画画为事业追求的人,吴楚宴的画外功夫令人称奇:2011年,吴楚宴出版了100多万字的个人日记集,记录了自己求知之路上的蜕变过程,同时彰显着纯粹的哲学思索。看似信马由缰的吴楚宴有着把文字和画面相互转换的能力。他认为,“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会被故事情节所吸引,就像一道光束,但人的感知其实是多维度的,一般人不太能意识到自己被情节吸引的同时,也在领会着情节之外的东西,那是光束之外的一大片模糊的疆域,我特别留心。”就像俄国画家克拉姆斯柯依曾经说过的,“要在画布上体现画的意图,就必须从它的全部意义和全部的现象上去认识和了解它,在画中反映照耀作品的潜在思想光芒。没有这种光芒,画家就是一个毫不足道的人。”

十几年里,吴楚宴坚持记日记,有对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以深入明晰的洞察力去思考。与此同时,又将这些哲学思考的经验渗入到绘画创作中,成为个人作品精气神的一部分。

在《吴楚宴日记》中,关于毕加索,吴楚宴十分赞同毕氏“活到老,画到老”的创作态度:“即便是画得不好,一个画家也应该把绘画坚持到底,以至不让自己彻底堕落,直到我们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止。”而对于青年书画家吴楚宴自己而言,又何尝不是秉持着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在思考着绘画与哲学的关系,在绘画之路上勇往直前的呢?

固



吴楚宴在画展开幕式上

吴楚宴潜心创作的《我行于野》系列油画风景作品以形似为审美的目标,追求给人以无穷的联想,既表达出画家创作自由的肆意,又体现出人格的不羁与豪迈,更像是在用中国古典山水画的笔法当成油画语言。